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日〕浅野裕一 著

吴昊阳 译



古代中国の宇宙論

古代中国的宇宙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国的宇宙论/(日)浅野裕一著;吴昊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5
ISBN 978-7-214-22418-7

I. ①古… II. ①浅…②吴… III. ①道家-信仰-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51125 号

KODAI CHUGOKU NO UCHU RON by Yuichi Asano

© 2006 by Yuichi Asan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6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2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19-181 号

书 名 古代中国的宇宙论

著 者 [日]浅野裕一

译 者 吴昊阳

责任编辑 李晓爽

装帧设计 陈 婕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插页 4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418-7

定 价 4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

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前 言

所谓宇宙论(cosmology),即人对宇宙的生成和结构的思考。当人们形成了一定的宇宙论,并将之传承下去后,其思想便在意识深处受到其规制。因此,想要探索某个人类团体的思想特征,分析这个团体的宇宙论是个较为高效的方式。

笔者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这个领域中陆续有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面世,如1972年的银雀山汉简、1973年的马王堆帛书、1975年的云梦秦简、1993年的郭店楚简、1994年的上博楚简等,当中有不少未知的文献,里面的内容极其珍贵,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大有助益。

得益于这些新出土资料^①,学界对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研究有了打破旧有窠臼、大步前进的可能。本书打算立足于这一新状况,重新思考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特性。

^①“出土文献”系华语学术圈内的用语,日本学界多用“出土文字资料”称之,如果有图像资料在内的话,则直接称“出土资料”。——译者注,见[日]佐藤信弥:《中国古代史研究の最前線》序章,星海社,2018年。



湖北省荆门市郭店
一号楚墓

本书还有另一个写作目的。古时的中国被称为黄河文明，黄河是古代文明繁荣发达的地区。中国人的文明传统连绵不绝，一直跨越了长达四千年的时空，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中国却没能像西欧那样自行创造出近代科学文明。故，笔者写作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从宇宙论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文明的原因。

近代科学文明诞生于 18 世纪的西欧一隅，逐渐走向世界其他地区，到今天，整个地球都已经被卷入科学文明的框架内。所谓现代文明，追根溯源就是西欧近代科学文明的升级版。当我们说把某事物现代化的时候（不过日本现在还用着“近代化”这个词），实际上说的肯定是引进西欧近代科学文明的升级版——现代文明。简单而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别无二意。可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欧近代科学文明的特色，归根究底，在于其以科学技术支撑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靠着这一碾压性的军事实力，英国舰队在鸦片战争大败清帝国；英、法、美、荷四国舰队在下次战争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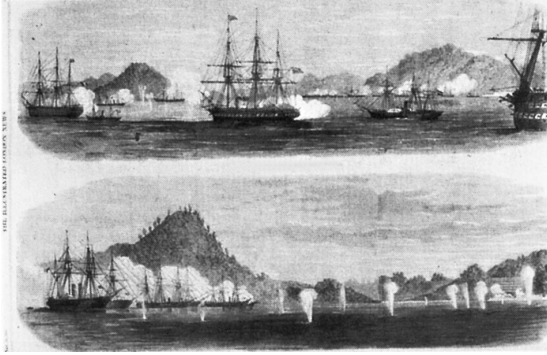
长州藩；英国东方舰队在萨英战争中轻松打败萨摩藩，使败者亲身体会到亡国灭种危机的滋味。假如不想真的亡国灭种，那就要抛弃一直以来的旧方式，全力接纳西欧近代科学文明，舍此再无他途。

西欧近代科学文明的另一特色是碾压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也是以科学技术作后盾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物质丰富、舒适便利的生活，满足了人们的日常欲望。

换言之，西欧近代科学文明的一体两面性甚为明显，既有给人类带来无尽恐怖的军事力量这一大棒，也有带来物质丰盈、满足人类欲望、使人难以抗拒的胡萝卜。在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拳下，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人等都不由自主地趋向西欧近代科学文明。西欧近代科学文明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克服了社会厌恶和文化壁垒带来的各种抵抗运动，席卷全球。

我经常听到争论什么文明冲突之类的声音，其实这都是伪命题。军事实力是最能体现优劣差距的：喷气式战斗机、直升机、火箭弹、导弹、坦克、野战炮、机关枪、自动手枪、水面舰艇、潜水艇、雷达、核武器……各国军队装备的各种武器及操控该种武器必备的计算机等，这一切都起源于西欧近代科学文明。打仗的时候，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教的教徒，没有一个军队不用西欧近代科学文明创造的武器。

近代西欧构建起近代科学和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碾压性的近代军事力量。地球上没有一种文明，其力量能够与之对抗，遑论超越。不管是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到头来还是得在西欧近代科学文明划定的框架内行动；即便最狂热的穆斯林激进派，他们打仗的时候用的仍然是反坦克火箭炮、塑



四国舰队炮击下关
（《伦敦新闻画报》）

胶炸弹、迫击炮和自动手枪，从来没见过他们用伊斯兰教自身的武器。

就连打着“鬼畜美英”旗号、坚信“神州不灭”的二战日军飞行员，他们驾驶的还是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的汽油发动螺旋桨式飞机；给“大和魂”供给燃料的日本海军士兵，其乘坐的军舰，驱动原理是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轮船，用锅炉（boiler）燃烧重油，进而驱动涡轮发动机（turbine）；在坦克上画上日之丸、用阿拉伯数字记号都只不过是文化差异，坦克本身与一战中英国人发明的坦克没有什么结构上的差异。

今天，西欧近代科学文明已经包裹了全世界，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类团体，除了祭典时候会穿本民族服装之外，所有时间穿的都是西服。究其原因，就在于西欧近代孕育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用于日常领域诞生出了科学技术。

西欧产生自然科学是一件影响人类史的重大事件，相信通过上述的梳理，读者们都对此有了新的了解。那么，为什么自然科学只诞生于欧洲，而文明延绵持续了四千年以上的中国却没有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笔者通过写作本书，从中西宇宙论的对比角度出发，务求得出个人思考的答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上天、上帝信仰的性质 1

第一节 《诗经》《书经》中的上天、上帝信仰 1

第二节 墨家的上天、上帝信仰 8

第三节 儒家的上天、上帝信仰 12

第二章 把天道章法化的世界观 25

第一节 史官对天道的章法化 25

第二节 “气”的世界观 33

第三章 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44

第一节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 44

第二节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 56

第三节 《恒先》的宇宙生成论 66

第四节 《列子》的宇宙生成论 81



第五节 《韩非子·解老》的宇宙生成论 87

第六节	道家式宇宙生成论的产生	90
第四章	上天、上帝信仰与道家式宇宙生成论的接触	100
第一节	《十大经》引入宇宙生成论	100
第二节	《道原经》的宇宙生成论	117
第三节	邹衍的宇宙生成论	121
第五章	中国为何未孕育出科学文明？	129
第一节	神·人·自然	129
第二节	自然哲学对人类的相对化	145
第三节	宗教与科学	156
后记		167

第一章 上天、上帝信仰的性质

第一节 《诗经》《书经》中的上天、上帝信仰

在以《诗经》《书经》为代表的中国境内最古老的文献中，可见上天、上帝这种神祇之名。这个上天或上帝和犹太教的耶和华、基督教的上帝(God)、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是拥有意识和感情，同时又不具备身体和形象的形而上神格。简而言之，这个神不是由人赋予身体的，反而人才是祂的复制品，某种程度上还能用来反证《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这一主张。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描绘上天、上帝的画作或雕刻。

自周代起，人们把上天和上帝理解为同一个神，可是为什么同一个神会有两个名字呢？说起来，“帝”()本来指的是商代君王的祖先神，所谓的“上帝”即多神教语境下的最高神。另一方面，商代的“天”()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作“天，颠也”，其字

形是对人头顶的强调,在实际的句子用例中多作“大”解,完全没有周代之后最高神的涵义。或许是周革殷命之际,周人视自己的最高神——上天和商人的上帝是同一个神,所以才造成了今天一个神两个名的结果吧。^①

周朝的人们生活在黄河流域(中原)的干燥地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干旱引发的饥荒。在他们的认识中,这个世界是没有秩序、因果可言的一片混沌,生活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遭受干旱,忍饥挨饿。在惴惴不安之中,中原人的脑海里浮现了这么一组逻辑:

上天、上帝是最高神,君临天界,而周王则是上天之子,受命代行统治人界。天子是万民代表,在规定的日子里要举办盛大的祭礼祭祀上天、上帝,供奉酒水、谷物、玉石、牺牲等。上天、上帝看到周王的忠诚勤勉之姿,将保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以为嘉奖。假如天子有怠,贡物粗劣、祀不依时,那么作为父亲的上天、上帝将家法伺候,降下干旱、外敌入侵等灾祸。^②

这么一来,干旱、兵灾这些灾祸再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其来有自。人们感受到原来世界是有秩序可言的,这才放下心来。上天、上帝会根据君主为政善恶降下赏罚的观点在《诗经》《尚书》(也称《尚书》)中可见雏形: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

① “帝”与“天”的关系,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年;[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日]赤冢忠:《中国古代の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吉川弘文館,1995年。

② 近年对“天”概念的研究有[日]菅本大二:《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天”概念の形成と展開——金文資料を中心として》,《梅花女子大学文化表現学部紀要》第2号,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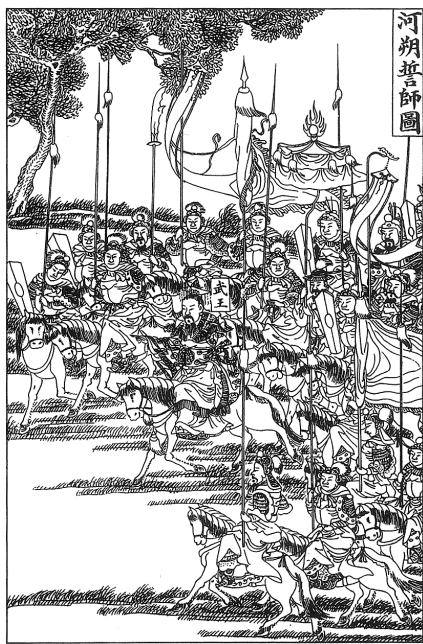
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书经·周书·泰誓上》^①

商周革命之际，周武王渡孟津，纠合诸侯，起誓伐商。这段引文就是誓言的其中一节，说的是商纣王不敬上天，虐待百姓，导致上天震怒，命周文王代行天威，惩罚商纣。这里就产生了一处因果关系了，即因为商纣恶政，上天发怒，所以降下了“灭商”这一惩罚。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书经·周书·大诰》^②



周武王伐商(《尚书图解》)

①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译者注

②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译者注

灭商之后没过多久,周武王溘然长逝,其子周成王再次提到了商周革命:“我这个小子不敢对上帝的命令等闲视之。昔日上天嘉奖我的祖父文王之善行,才让我们周国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壮大起来。”这次的因果关系与商纣王的相反,文王因为施行善政,上帝遂赐予赏赐,使周国兴盛,成为天下共主。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执书以泣,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

——《书经·周书·金縢》^①

武王之弟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治理国家,却被诬陷欲篡夺王位,含冤而逝。于是上天降下落雷风暴,把正要收获的稻谷



上博楚简《孔子诗论》,记载了战国时代对《诗经》的解释

^①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译者注

全部吹倒，连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受到天谴的周成王赶到郊外祭天，为周公旦平反昭雪，上天这才停下了风暴，降下甘霖，倒下的禾稻也被尽数扶起。

可见，上天对君主犯错的惩罚还包括雷电、风暴这种异常天气。当遇到这种情况，君主不应将之理解为单纯的自然灾害，而应该敏锐地察觉这是上天对自己的谴责，从而悔改自己此前的言行。只有这样，上天才会停灾降福，奖励君主的改正。

《书经》的这种上天、上帝信仰同见于《诗经》，如下：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

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

——《诗经·小雅·雨无正》^①

上天施予人界的德不是恒久不变的，最近就降下了死丧、饥荒、战争等灾祸。上天都如此愤怒了，身为君主的周幽王本来应该主动承受天罚才对，却偏偏连一点揣摩天意的想法都没有。在这段引文中，死丧、饥荒、攻伐一类的凶事被理解为上天的惩罚和谴责。

既然天子的行为与上天的赏罚存在一定的因果律，人类便从“居住在不讲理的世界”这份恐惧中解放了出来。只不过，上天这个神灵说到底不过是中原人捏造出来的观念性假像罢了。上天与人类的约定其实是人类一厢情愿创作出来的。因此，这种所谓的因果律常常不见效。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① 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译者注

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诗经·大雅·云汉》^①

尽管好好地祭祀了，却偏偏没有下雨，可是约定的对方——上天本来就不存在，即使怎么恨上天违反约定，到头来也无可奈何。



周武王向上帝报告商朝的灭亡(《尚书图解》)

《诗经》《书经》中所见的这种构图，表明了黄河流域的人们彻头彻尾以己优先的自我中心思维。他们关心的事情只限于下不下雨、谷物结不结穗这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部分，“以人为本”的

^① 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译者注

观念强烈得有点过分,似乎“自然”这个概念在他们心中根本不存在。

中原的上天、上帝信仰中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它完全没有宇宙生成论。虽然上天、上帝被视为整个宇宙的最高神,但并没有被视为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在上天、上帝信仰中,世界是早已存在的,对宇宙起源的思考未见一语。所谓“天生烝民”^①(《诗经·大雅·烝民》),上天、上帝创造的,只有人类而已。

这一现象表明上天、上帝这个神格是人类为了维持文明社会的秩序而形成的,人们需要把以君主为首的人类行为的善恶,与上天、上帝所降的祸福对应明确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世界秩序化。

神灵是人类团体出于自身需求捏造的假象,上天、上帝也不例外,它完全是周王朝的统治阶级为了方便统治而创造出来的。通过宣传商纣王惹怒上天、上帝而遭受天罚,周文王、周武王受上天、上帝之命建立周王朝,使商周革命正当化;再通过宣传有资格祭祀上天、上帝,获得祈福神通的只有周王一人,给王权及其统治的文明社会赋予了论据。

说起来,只要我们能够想到商代的“帝”其实是商王祖先神,自然而然就能明白上帝的语境范围仅限于其与人类的关系之内,从而对祭祀上帝祈福的特权有且只有君主一人、上帝亲自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类等观念也能首肯了吧。另外,不管人们怎么强调上天是全宇宙的最高神,也改变不了“天”是与“地”相对的概念,两者如影随形,致使人们无法继续追溯天地剖判之前的起源状况。综上,人们不说上天创造宇宙,上天、上帝信仰中不存在宇宙生成论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① 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译者注